

荆川釋編

八十二卷

庫文閣内	
三五函	三〇九
七架	六〇
冊	號
類	漢書

庫文閣内	
三五函	三〇九
一七架	六〇
冊	號
類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44)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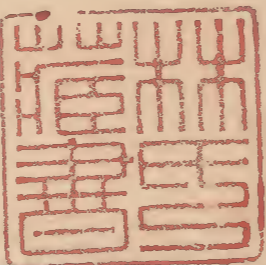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六

古器

後學吳興茅一相校

古器說

蔡氏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
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元臣
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
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
記所彰灼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
梁之遴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

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古多簋敦鏡離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

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旣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掘殆盡矣獨政和間爲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聖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

井ノ糸
卷之八
二
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瓊閣密窺聽臣僚訪諸
左右知其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考
驗之詳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諸物非
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取篆貯錄且累數至
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羈勒蜀文翁禮殿之繪象凡
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初
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
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
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依遇僭亂
側聞都邑方反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

悉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茲辭
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甃雁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
熾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
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
流傳于不朽云作古器說

張世南宦游紀聞辨古

陶宗儀輟耕後同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傳書畫古器前輩蓋
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
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
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

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於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饗饗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雙犧雌鳥雙魚蟠虺如意園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耳宣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鏡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鐘名用以節樂者碎

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

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

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

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鼎尊彝彝舟

而有音酉中尊器也卣有攀蓋足類壺爵斗有耳有流有卮觶

角類彝而無柱杯敦簋其形簋類鬲而矮豆甌

底甌徒經切又竿觚鬲形製同鬲漢志鍤才宥切

也似釜而大其實盃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壺

類小釜而有環盃也似鬲而有蓋有嘴有執攀壺

其類有四名曰圓盆於舍切覆蓋也似洗樣甌蒲後

曰方曰圓曰温盆而腰大有足有提攀甌蒲後

矮壺而鋪類豆鋪陳壺類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匱

矮而鋪類豆鋪陳壺類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匱

戈支切沃盥器盤洗盆銅呼玄切類洗玉杆磬錚鐸鉦類鍾

鏡戚斂飾物奩鑑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

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鳩車見戲提梁龜蛇硯

滴車駱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

思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

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

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

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

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

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

鑄其義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器也

趙希鵠洞天清錄辨古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

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

余嘗見夏琫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

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

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

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

或有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

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
二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
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
蒸淘易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
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
曾入水土惟留傳世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
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
偽者以漆調朱為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
上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
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識乃篆字

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
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
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
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
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非三代物
也款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
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
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
必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如
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

辨別和紉 卷之八十六 九
糝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
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
或糝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
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
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
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
寶時大鳳環甌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
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塗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
以醃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
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

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
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匿並不發露然
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悶不能逃識者之見古
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
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
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
清脩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
如薛尚功欵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
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
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

庶可言精鑿也

筆衡論古窑器

宋葉寘垣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甕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沈澹共稽中散鬪遺楮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窑爲魁江南則處

州龍泉縣窑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窑于脩內司造青器名內窑澄泥爲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窑比舊窑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窑餘杭窑續窑皆非官窑比若謂舊越窑不復見矣

論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先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

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
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
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
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墨亦不精宋熙豐間
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
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
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
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
所傳可以做古

琴

琴賦 并叙

嵇叔夜 文選

余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
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
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
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
舞之象歷代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
襲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
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
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
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

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
參辰極而高驤合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
紛紜以獨茂兮飛英粲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日
晞榦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跼而永康且其
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岳玄嶺巉巖岉岬峿
崱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巖增起偃蹇雲覆邈
隆崇以極壯岬嵬嵬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泉
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
休洶涌勝薄奮沫揚濤節汨澎湃蜃蠃相糾放肆大

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
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
瑤瑾翕絕叢集繁積渙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
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
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
謐密微微其清閒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
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遜俗之士榮期綺季之
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嶸以遊乎其
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湄指蒼梧
之迢遞臨迥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索仰箕山之餘

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
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隗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
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
倕騁神鍤會衰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瑒布藻垂文錯
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
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
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
子新聲傑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
相證參發並趣上下參應蹠蹠礫礫美聲將興固以

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渙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
岌以相屬沛騰選而競趣翕暉燁而繁縟狀若崇山
又象流波浩兮蕩蕩鬱兮我我怫悒煩寃紆餘婆娑
凌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
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合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
冉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
觸攄如志惟意所擬初涉綠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
終詠微子寃明弘潤優游踣踣拊絃安歌新聲代起

歌曰陵扶搖兮憇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飛纖指以馳驚紛澀喜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
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闊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曄渙爛英聲發越采采粲
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
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
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倚以慷慨或怨沮而躊躇

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踈或參譚繁促複疊攢
仄縱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系讚間不容息瓌豔奇
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
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
邀隙趣危嚶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增崖紛文
斐尾綉縵離纏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樓挽櫟捋縹
繚漉洌輕行浮彈明嫵睒患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
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
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旣豐贍以多姿又善始
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

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
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
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
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
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
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
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
朕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
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閒筵乏亦有可觀者焉然
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

閒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
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
聲清閒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
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淙幽情矣是故懷
感者聞之莫不慤慤惻惻愴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
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歆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
漫嗚唳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真
恬虛樂古弃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庶顏回以之仁
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
訥慎其餘觸類而長之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

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
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
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於庭
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况歧行之衆類
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
今之所貴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
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
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琴論

陳暘

樂書
後同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

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而爲道惟士君子樂得
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無故斯須不撤
也故能出乎樸散之器入乎覺理之道卒乎載道而
與之俱矣然琴之爲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別有
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爲和樂而
作也舜之思親操爲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
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
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
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
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黃帝之清角齊桓

之號鍾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
 玉牀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別也吟木沉
 散抑抹剔操擗擘倫齷綽瓌之類聲音之法也暢則
 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詠其事弄則
 習弄之調則調理之其為聲之法十有三先儒之說
 詳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
 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伯牙也
 鬼舞於夜者賀韜也得其妙者幾與造化俱矣故能
 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幽足以感神明
 大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為用豈不至矣哉

古琴制

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檠桑之絲徽以
 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
 矣蓋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也廣六寸象
 六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
 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擘十有三象十
 二律也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
 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二為下參天兩地之
 義也司馬遷曰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
 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

或以七尺二寸言之或以四尺五寸言之以為大琴則不足以為中琴則有餘要之皆不若六八之數為不失中聲也至於弦數先儒謂伏羲祭邕以九孫登以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楊雄謂陶唐氏加二弦以為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為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以為文王武王各加一以為文弦武弦是為七弦蓋聲不過五小者五弦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弦法十日之數也一弦則聲或不備九弦則聲或太多至於全之為二十七半之為十三皆出於七弦倍差溺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

也為是說者蓋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為左氏者求其說不得而遂傳會之邪故七弦之琴存之則有害古制削之可也

宋琴制

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分象周天之度也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為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為中聲上至第一暉為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絃黃鍾按上為大呂第二絃太簇按上為夾鍾第三絃姑洗按上為仲呂第四絃蕤賓彈單第五絃為林鍾按上為夷

則第六絃為南呂按上為無射第七絃為應鍾按上為黃鍾清凡此各隨鍾律彈之莫不合中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絃去四清合先王中琴之制則古樂之法不過是矣唐李冲操琴通中呂黃鍾無射三宮之說蓋未究其本矣先儒之論有宮聲又有變宮聲已失尊君之道而琴又有少宮少商之絃豈古人祝壽之意哉其害理甚矣

琴操

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

樂蓋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為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堯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王拘姜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陵孔子之將歸倚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為憂憤邪後世論之者過也降自唐虞迄于晉宋善琴者八十餘人周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音淺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

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峻急若感浪奔濤有少年壯氣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世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錄雖存其亡益乎

琴制

琴之爲器有龍池者以龍潛於此其出則興雲雨以澤物而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者以南方之禽其浴則歸潔其身而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者亦曰軫杯以其急於發令切酒以成禮也池側有鳧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喙一所以接喉舌而申令者也琴底有鳳足用黃楊木表其足色本黃

也臨嶽若山嶽峻極用棗木表其赤心也人肩者顧於臣有俯就隨肩之象也鳳翅者左右翼之有副貳人主之象也龍唇者聲所自出也龍齧者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受絃而其鬚又所以飾之也鳳額所以制喙而其臆又所以承之也摠而言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朞之日也腹中天地二柱當心脊之任也天柱方厚七分居姑洗仲呂之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然斲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鐐張越霄諒清雅而沈細鐐越並鳴

而響亮唐明皇反蜀詔雷儼待詔襄陽馮昭亦善攻
斲鬻之不售節使盧公鈞聞之見重受一張仍贈之
詩自是馮氏門其屨滿矣

琴暉

琴之爲樂絃合聲以作主暉合律以配臣自臨嶽際
下至龍口銜絃以夷則爲中界夷則至臨嶽下際以
仲呂爲中界仲呂上至臨嶽下際以太簇爲中界其
夾鍾姑洗蕤賓林鍾四暉卽泛調取足又以太簇翻
至龍口而暉數足矣自古暉十有三其一象閏蓋用
螺蚌爲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未聞有絃繩

之義蓋所以示其明瑩以節奢縱而已俗傳暉作徽
纏之徽誤矣

手勢

古者手勢所象本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
象天左中指象日右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
食指象青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
象下水龍行者指行如之虎行者指步如之蟹行者
倫指如之鸞行者轉指如之輕行者汎指是也儒父
吟末接覆手是也亮生嘯小起手是也仙人笑下瓊
是也然彈琴之法必兩手相附其猶雙鸞對舞兩鳳

同翔要在附絃作勢而不在聲外搖指趙師彈琴未
有一聲無法凡一弄之內清側殊途一勾之中莫不
有陰陽派潤至如楚明光白雪寄清調中彈楚清聲
易水鳳歸林寄清調中彈楚側聲登壘望秦寄胡笳
調中彈楚側聲竹吟風哀松露寄胡笳調中彈楚清
聲若此之類非一可謂妙矣

琴聲經緯

古人之論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
上爲經聲也黃鍾及大呂閏暉以上十三聲爲緯聲
也風雅聲陰陽聲武成聲吟詠聲談話聲始息聲五

音聲五調聲長樂聲胡笳聲止息聲吳聲蜀聲齊聲
楚聲度絃摘聲感臚抑揚聲調絃齧掠聲長彈掉搊
聲楚清側聲雅質側聲蠲扶輪指聲宛美清聲高壘
遠側聲凡此二十四聲爲從聲也右七絃爲正十三
暉爲副正副相應一絃合十三種升降同爲九十一
聲琴含太虛一氣運九十種聲如此其變亦已盡矣
至於取聲之法又有木有汎有散有未有別有操有
擘有綽有瓌有齧有倫以摠之誠去四清二變以諧
音律則琴音調而天下治矣

左指按絃因指打聲振
動左指令着面右指擊
絃隱隱如雷是本聲也左
微按絃右手擊絃泠泠然
輕清是汎聲也左指不按
不擊絃鏘鏘然如鍾鐸是

散聲也左指按絃右指打聲拂感向前後令聲下惆
悵是散聲也右指向下末二三絃左指不着是末聲
也右指向上剔一絃是剔聲也右食指第一橫文何
上感擦二三絃畢舉其食指合勢望天是擦聲也右
指向上擘二絃為擘聲右指向下反剔一絃為綽聲
右指拍食指第二橫文上向下擊下絃從寬至急可
十餘聲為瓊聲右兩指各按一絃齊聲
打為齶聲右兩指倫次共一絃為倫聲

論彈琴十善五能十疵五繆

十善淡欲合古取欲中矩輕欲不浮重欲不麤拘欲
有權逸欲自然力欲不覺縱欲自若緩欲不斷急欲
不亂

五能坐欲安視欲專意欲閑神欲鮮指欲堅

十疵太淡而拙多取而雜其輕如摸其重如攫其拘

如怯其逸若蹶用力而艱縱指而闌其緩若昏其急
若奔

五繆頭足搖動妄肆瞻視錯亂中輟精神散慢下指
踈雜

大病小病

大病有七坐無規矩搖頭足一也開口努目以驟志
氣或覷視上下瞻顧左右二也眼目疾速喘息氣粗
進退無度形神散慢三也面色變易或青或赤如羞
慚四也有攻之歲久取聲雜亂不盡五音雖能取聲
不解用指手勢煩雜按指不當五也調絃不切聲韻

不律動失正意聽無真聲六也彈琴之時吟猱過度
節奏失宜音韻繁雜自以為能有失古意七也
小病有五彈琴之時身則欲偏手勢繁亂打絃用指
輕重不鈞一也若左右摠用甲其聲焦枯雖有悲思
全無音韻聲不鈞平二也左右手用肉多其聲濁鈍
音韻不清取聲繁重散其清爽三也左右手甲多肉
少音韻不鈞取聲輕重重疊句度急燥不較音韻四
也取聲遲緩音律不續句度不成調弄無味五也

十二病總論

蘇翰林易簡曰凡彈琴蓋以寓意調性適時之意以

閑暇簡靜為本句度節奏不可太過取聲倫比不欲
隔越用指甲肉相兼則其聲清美右手用絃不得太
高亦不得絕音而拋琴曲亦不得按着別絃兩手必
欲相附如雙鸞對舞兩鳳同翔使徽不可誤按彈絃
不可錯鳴弄吟不可不盡起伏不可無法段疊不可
不曉句讀音豆不可無節置琴於前身須卓然先定神
氣兩手視之若無琴然取予作用須作精神心志絕
慮情意專注不得用力努張精神不得令筋骨寬緩
肩甲手臂悉欲調暢按絃用力勿令人知輕重急慢
不得斷續用指手勢悉依法度取予疾徐皆須得體

目視左手耳聽其聲目不別視耳不別聽心不別思
志不雜注無間有人無人又須尊嚴如對長者一則
聲韻雅正二則感動幽明苟亂作大勞精神疾遽不
若置琴默坐古人謂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是也
若能絕此十二病擇其善而去其失卽妙矣若夫天
性聰明取聲奇異性出於聲聲出於心此殆神妙又
不可論此也

射

射經訣

王琚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堦一膝橫順席執弓必

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豎按
席稍吐下梢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
微拳令指第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
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授之則轉弓令弦稍離
身就箭卽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指頭第二指節
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如鳳翻使當於心
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卽易見箭之高下取
其中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睨其的按手頤下引之
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左膊肘平如水准令其肘
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榦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

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
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為而箭去
遲唯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為滿地平之中為盈貫
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之至然後發箭故曰
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
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乖此為無術矣故矢在
弓右視在左箭發則靡其梢厭其肘仰其腕日以注
之手以指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為也又曰矢量其
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一
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為上德故曰莫患弓軟

服當自遠若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
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
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
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術成或升其的於
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
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孺音儒
頤惡傍引頸惡却垂胷惡前凸背惡後偃皆射之骨
髓疾也故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封兕欲鬪
出弓稍為懷中吐月平箭闊為弦上縣衡此皆有威
容之稱也○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

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
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
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
指末齧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
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秘
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亦為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
入扼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
不得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哉○井儀
開弓形所謂懷中吐月也○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
平其肘所謂肘上可置杯水也白矢矢白鏃至指也

所謂穀率也○剡注注指也以弓梢直指於前以送
矢俗所謂鵝揸也剡銳也弓梢也靡其梢○參連矢
行急疾而連參也

步射總法左肩與胯對塚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
次轉左脚大指塚中心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
手開虎口微鬆下二指轉弣側卧則上梢可隨矢直
指的下梢可抵胛骨下此為靡其梢右手摘弦盡勢
翻手向後要肩臂與腕一般平直仰掌現掌紋指不
得開露此為壓肘仰腕射經曰無動容無作色按手
頤下引之令滿取其平直故曰端身如榦直臂如枝

箭發則靡其梢壓其肘仰其腕胸凸背偃皆是射之骨髓疾也

步射病色開弓勘手謂前手太高後手低不平開弓提手謂前手太低後手高開弓偃梢謂身直頭偃前手腕仰兩摘謂不發用力及前後分解不齊所弦謂遣箭分弓實握不轉腕微鬆手轉弣脫弣謂手太鬆倒提手弣發梢子大二件謂下梢傳右胛後手約謂手側不仰腕後手小謂斂定手不放手後手偃後手捲二件謂遣箭不直硬或剪弦列手

前後手法宋盧宗邁太尉釋擲蘇割切說文云側手擊

物曰擲謂當後手如擊物之狀令臂與肩一般平直

是也音列說文云揜揜也謂以前手推弣後手控弦

如用力拗揜之狀租說切說文云斲斷也謂當以後

手摘弦如斲斷之狀翻手向後仰掌向上令見掌紋

是也丁結切說文云控擲也謂當以前手點梢如

擲物之狀令上梢指的下梢抵胛骨下也

馬射總法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緊放箭目勿

瞬視身物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持弓審固左手垂下微曲大指羈弣第二第三指着

力把弓箭餘指斜籠下梢指左脚面曲右手當心右

臂貼肋以大指第二第三指於節上四指絃戛捉弣
箭筈與手齊訣曰持弓審固事須知堞在南時面向
西右手捉弓左當弣仍令箭筈兩相齊

舉弣按弦欽身微曲注目視的左手輪指坐腕弣弓
箭如懷中吐月之勢續以左手第二指與第三指靠
心斜入撥弦令弓上傳着右肩然後舉左脚三移其
步以取箭訣曰舉弣撥弦橫縱脚輪指坐腕身微欽
上弣斜傳右肩膊左手持把橫對心

抹羽取箭以左手三指丞下緊抵前回指五指鈎落
上籠先舉右脚隨步合左手指弣抵弣以二指按箭

三指斜搯箭四指五指向裏斜鈎左手二指三指羈
榦掣箭至鏃訣曰前當弓弣一般齊三實兩虛勢漸
離小指取箭羈緊鏃抹羽入弦無暫遲

當心入筈右手第二指緊控箭筈大指捻筈當心前
手就後手撥榦入筈左脚尖指堞脚跟微出右腳橫
直鞋袂對堞淺坐箭筈左手第二第三指坐腕羈前
雙眼斜覷的訣曰右手二指抱箭筈兩手相迎穩入
弦捻筈當心斜覷帖緊膨兩膝直如衡

鋪膊牽弦輪指把弣推出前手微合上弣兩臂弦曲
不可展盡左手輪指空第二指過弓弣節上大指面

緊着弓弣屈起指節餘指實屈鋪下前膊左右脚膝
着力同入筈法訣曰前脚鋪下若推山右指彎弓緊
扣弦兩臂稍曲不展盡文牽須用緩投肩
欽身開弓以左手第二指知箭弣外觀帖側手引箭
至鏃大指靠定血盆骨為進比鏃與弣齊為滿半弣
之間為貫盈貫盈信美雖有及者大抵脅肋脚膝着
力亦同入筈法訣曰開弓發矢要欽身弣外分明認
帖真前肘上翻雙膊聳脅肋脚膝力須勻
極力遣箭竦腰出筈上筈畫地下筈傳右膊後手仰
腕極力壓後肘過肋倚後手向後前手猛分虎口着

力向下急捺轉腕以第四第五指緊鈎弓弣兩肩凸
出則箭力倍勁訣曰筈去猶如搦斷把箭發應同撼
折弦前筈畫鞋後靠脊極力遣出猶自然
捲弦入筈後箭兩手相迎直右手過曾曲左手捲弦
以左第二指取箭前脚跟着地聳身稍欽雙眼覷帖
曲右手貼肘以左手第二第三指側手羈韃直右手
上臂仰腕過胸取箭訣曰右指羈箭當胸出左手捲
弦筈靠肩箭已中時無動手抹羽入筈法如前
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三者
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

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
 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
 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
 揉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
 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挽
木強而不來節謂把稍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
禪木長則柱短則虛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
 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
 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
 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

柔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五御

鳴和鸞疾徐之節 逐水曲周還之節

舞交衢折還之節 過君表作止之節

奕

奕旨

班固

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
 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
 四角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總置以自衛
 護蓋象庖曦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流決有似夏

井ノ糸
卷之六
三十一
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頽壞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
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
賞蘇張之資參分有勝怒而不誅周文之德遂巡儒
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
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
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原奕

皮日休

問奕之原於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為是
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
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

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
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
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游說
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
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
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
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少智以著其術用爭
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
熠之猶羅人殺鶴鷓敵人烹鯢鮪者然堯不忍加兵
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

存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僞之智用
爲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
有害詐爭僞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
曰堯哉

序碁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三
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憚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
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
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
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
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
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

九ノ系
九ノ系
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末有似碁者故序

博奕論

韋弘嗣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

才猶有日吳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碁易行廉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
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
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
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
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
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
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
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

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
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材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
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
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
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
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
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志士移博
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
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
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



遠矣

用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王安石

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縉雲雖窮遠冠蓋傳累葉
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懾
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胸出妙義可發矇起魘
詞如太阿鋒誰敢觸其缺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嚼
博飛欲戕戕鍛墮今跼跼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
若金靜無求在冶惟所挾載醪但彼惑饋漿非我謀
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棊經看在手棊訣傳滿篋
坐尋棊勢打側寫棊圖貼攜持山林屐刺擿溝港艤

一枰嘗自副當熟寧忘筴反嗤襍襪子但守一經笈
亡羊等殘生朽筴何足摺歡然值手敵便與對七筴
縱橫子墮局膈膊聲出堞樵父弛遠擔牧奴停晏饁
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囁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
熟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鬣微吟靜愔愔堅坐高帖帖
未快巖谷叟斧柯嘗爛浥趨邊恥局縮穿腹愁危業
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壓邊腹關眼皆棊訣也或羸行伺擊或
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閑暇伐
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
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摠攝或僅殘尺寸如

黑子着靨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慙如告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其虜報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悔悟乃批頰終朝已罷精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嘆此何宜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楊雄有前言者矐存往牒晉臣抑帝手校侯何啻涉冶城子爭道拒父乃如輒爭也實逆德豈如私鬪怯藝成况窮苦此殆天所厭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躡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鑷以此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象山碁

玉露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了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一副歸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對謝曰碁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碁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著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碁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六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七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總論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以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幽狄人攻之事。之以

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
如歸市此能強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
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
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
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
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
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
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
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爲弱在俛仰之間耳齊
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

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勾踐智伯
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爲弱也審強弱之
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漢之禍凡六變

蘇軾 策問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
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
與亡者常出於此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
帝之世天下旣平矣揣後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
也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什滅而不復續
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旣已滅矣而吳楚

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
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
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
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難方熾則又以為
天下之憂在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匈奴破滅臣
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
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釁
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
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
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而士夫相與搯

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
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
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
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
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
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
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
為之應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
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旁寬而驟
猛歟意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

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論土崩瓦解之勢

徐樂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

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

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論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李德裕

與徐議互相發明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蠶食有魚爛所謂土崩者一傾頽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史之亂是也所謂蠶食者其受患在外寢以及於內秦之於六國

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患在內寢以及於外漢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內而繼之以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故陳涉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吳楚乃因鼂錯削地之故起而為難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卒以敗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間可謂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為寇陷河朔覆兩京然不數年而卒破滅蓋唐漢之德未衰而安

土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間竊發者猶可治也此之謂
瓦解齊楚韓魏趙燕之師約從而攻秦秦人開關延
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奔逐北疆國請服弱
國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攘肌及骨而六國之君
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蠶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閹
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諛
佞結爲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禁錮擯斥而不復用
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滅而國亦亡故董
卓奮而漢祚衰全忠騁而唐室危皆禍自內始而卒

至于不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崩
之禍大蠶食之禍遲而魚爛之禍深故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而不在於瓦解蠶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支
則其勢使然也今不幸夷狄憑陵盜賊蠶起而有瓦
解蠶食之勢然當救之使不至於土崩魚爛猶庶幾
乎其可爲也不然禍可勝旣哉

論變亂生於所忽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罷置侯守隳名城殺
豪俊而陳勝吳廣起於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
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

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於前
吳楚七國變於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旣已滅絕
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爲可以無患矣
而朝政歸於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
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
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關
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
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威加於夏夷功臣無世襲
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韋楊氏乃以女寵扇禍
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勢浸強分裂土宇擅

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
祚國家鑒藩鎮之弊黜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地
一民甲兵貢賦皆歸於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
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爲歡隣西
制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
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於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
發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矣自秦漢以來規
摹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於安固者莫不自謂
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爲變故
者皆出於思虞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

數而不可以人力爲歟抑在人者錯置有所未盡而
變故生於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
歟蓋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於後世亦不能以
無弊故太公爲政於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
弑之臣周公爲政於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於陵
遲漸之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
術初未嘗不善也而患禍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
而馴致之勢使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
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
涼陰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

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保天下之志

有天下者必有保天下之志然後王業可興有一國
者必有保一國之志然後霸道可立蓋志者氣之帥
而事功之所基也有志主於中然後見於外者必求
所以保之之人而賢材於此乎進用必圖所以保之
之具而政事於此乎修舉人民在所拊循之而害民
者必除土地在所固守之而侵地者必却隨其所保
之大小而大以王小以霸則其志之不同也至於懦
而無立志竊竊然惟以保身爲計賢材政事土地人

民皆莫之恤則豈獨不能保天下及一國雖欲保身亦不可得矣昔日武王助上帝以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不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故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有保天下之志哉由武王推之則後之創業中興凡能興帝王之業於天下者皆其志足以保天下者也昔者齊小白曰先公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而社稷之不血食故相管仲而授之以政豈非有保一國之志哉由齊小白推之則後之裂土分民凡能立霸道於其國者皆其志足以保一國者也至

隋陳之主則不然煬帝繼體守成荒淫失度媮取目前之逸盜賊滿天下而不知也嘗引鏡自照曰此好頭項誰將斬之其後卒有江都之禍陳叔寶據有江左不卹政事隋師伐之國危矣乃曰吾自有計遂與妃嬪同入于井其志如此身且不保而況能保天下及其國哉由是推之則古之亡天下與失國者槩可見矣夫志小者不可以語大志近者不可與謀遠志雖刀之利者不足與論萬金之儲志藜藿之食者不足與議太牢之味而況於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至計哉書曰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又曰功崇惟志

射無志則不能以中的士無志則不能以崇功有天下國家者無志則不足以保民嗚呼君人者尚志取其所先務也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李綱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為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在虛寒則必以熱藥補焉勢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涼之病在實熱則必以寒藥瀉焉寒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溫之故治洞泄者必至於痢而治強陽者必至於羸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藥

而遂無患者無有也方楚漢之爭為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兵追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於張良良曰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亦易散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致於叛而謀如此者其意以謂楚之患大韓彭之患小不捐此地以許兩人則韓彭之兵不會而

楚不亡俟楚既亡已除其患之大者而後除圖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叛漢誅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除患之術矣今天下之大患在金人與蠶起之盜賊其勢非復方鎮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欲除患弭亂其可得乎嗚呼安得以子房固陵之策告之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

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疆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者何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疆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

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疆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疆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疆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疆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

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疆親親尊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疆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秦論

賈誼

凡秦始末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
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
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
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
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朴以鞭笞天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
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
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
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
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
之子吐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
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

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水
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羸量而景從山東豪
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
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
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鉤戟長鍛也適
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

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兩漢論

蘇轍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
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
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
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
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
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
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惴惴然曠四海而不

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
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
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
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
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
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
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
無所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悍
悍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
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

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

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于其上之政者以為已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五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晉論

于寶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周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

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景王承基文王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武帝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



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蹈于成敗毀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嶽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於荆楊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

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

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消於習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

不遷是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德道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郃之幽身服厥勞至于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其貽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後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傳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

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
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
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
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
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
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
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
思庸於毫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

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
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
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
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
進士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
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
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
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
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
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

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
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者皆奔競之
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
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
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
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
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
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
如水斯積而决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

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
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
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
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
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
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
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去非命世
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

中宗
孝宣
皇帝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

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

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
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
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
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
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
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
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
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
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

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
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
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
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
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
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
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
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
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
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又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
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
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
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
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
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
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救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
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
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制從
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
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
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
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
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接

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
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
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
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
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
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
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
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
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
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

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七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七

